

乡间寻友

■ 周华诚

去乡下访友,车子沿河一路往山里去。陌生的路,陌生的山,一路又想着见面时的场景,就忽然有了一点儿从前访友的意思。

从前人访友怎么样呢?说不好。但现在人访友,一般是在城市里吧,某酒家某包厢,约一壶茶吃一顿饭,称兄道弟,双方都比较自在。到人家里去,总是难得,若非特别亲近的关系,轻易不会上门。若在乡下呢,好像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约。没有咖啡馆,没有餐厅;约在某个桥头,某个亭子,又不是个事儿。只好直愣愣登门拜访。想起从前我们在乡下生活,没有电话,没有手机。想起某人,就骑自行车,骑十几里路就去了。有时候对方在家,有时候对方不在家;偶尔也会被陌生的狗一阵吠,一阵追,落荒而逃。家里偶尔也会来客,譬如近午时分,外公或舅舅远远地来到。若恰是蒸饭的时刻,母亲便赶紧在饭锅里加两碗米饭,又摘几个辣椒,磕两个鸡蛋,炒一碗辣椒炒蛋出来,或是咸菜炒辣椒。外公或舅舅们不管有菜还是没菜,便是一块霉豆腐也不打紧,都觉得心满意足。

这样的情谊,在城市里不多见。楼上楼下,邻居们只在电梯里点头致意。若是偶尔有事要说,就约在公共的空间,譬如小区的会所,或是咖啡馆和便利店。这被视作是一种礼貌。倘若不由分说,去敲人家的门,并且还要登堂入室,就显得冒昧,打扰到人家。微信的年代,跟不太熟的人打个电话,都应该事先发条微信,询问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,这才打过去。

而我要去访的友,是住在乡下的某个村庄里;也没有加上过微信,自然也没有预约时间;再加上与对方还是初次见面,总觉得有些打扰。从前是有雪夜访友的典故,也不用预约,想到了就划船出发,到了门前觉得心意已致,遂拔棹而归。这也得是好朋友才行。松下问童子,言师采药去。没有见着人,又没有通讯工具,才能留下这样的千古名句。而有了即时通讯工具的时代,已把这样古典的情谊都毁了。松下打手机,师言马上回。左等右等不见人,那是隐者故意不想见客呢。

七转八转,终于在一片稻田中间,见到了一座古旧的房子。这是乡野之间宁静的一幕。房子是黄泥木头结构的房子,一看至少是有数十年的历史。稻田里秧苗正在返青,水中映着天上的闲云。友人六从屋子里迎出来。他和家人一起,住在这个村庄里。门前的水稻,是他前几天刚插下的。因为喜欢乡野和自然,六一边种田,一边在乡下过着简单的生活。除了门前不到一亩的水稻田,他还和妻子阿雅一起,在山上开垦了一块旱地,种着豆子和辣椒、番茄等蔬菜,还有四十多棵猕猴桃。

在一个地方生活,时间是最重要的。六说,所有的东西,都需要时间。他刚从大理搬到这里来一年多。他种地,只用老种子,也不打农药。这让村里人看不懂。六又说,人在一个地方住着,就跟种子适应一片土地一样,需要慢慢来。

“在城市里的话,看见事情很多。但是在农村里,怎么说呢,一年时间刚刚好习惯。第二年,慢慢地投入生产。第三年,生活才会慢慢丰富起来。”六说,在乡下,人对于“时间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,对于“时间”的利用方式也不一样。在这里,“生活就是我的工作”,六是个音乐家,但他喜欢住在乡下。于是有人问他,“你干嘛住在村子里?”他说是为了生活。“啊,生活!奇怪了。”人家说。

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,种地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六说,“我在这儿种地,也唱歌。人家来听我唱歌,也会买我种的瓜果。这两件事不能分开。”

在这之前,六住在大理的苍山脚下,和阿雅生了三个孩子:和空、结麻和天梦。他用自然农耕方法种田,也邀请朋友们和他一起玩音乐。六给我们演奏了一段乐曲,用的乐器是一根长长的木头,足足有两米多长,他把嘴贴在木头上吹奏起来,木头的内部发出雄浑的声音。这是一根迪吉里杜管,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,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之一。而这根迪吉里杜管是他用大理的梨木自己做的。在表演了一段迪吉里杜管之后,他又给我们吹了一段口弦。

我们在六的家里喝茶和咖啡,这个房子是他租来的,一年租金是三千元钱,看起来很简陋,泥巴糊的墙是他自己完成的(最清寒的农家也很少见这样质朴的居住条件了),木头窗户上贴着喜字,墙上相框里装着三个孩子从小到大的照片(两个正上小学,一个在上幼儿园,泥土做的面包炉上写着他们的名字),冰箱门上的卡片上有这样的句子:“鸟在光里飞,水稻在雨中生长。”

这是一个寻常又不普通的上午:在水稻田环绕的一座老房子里,我拜访了一位朋友。几年前我读了他的书,写过文字,现在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我们坐在那里慢慢地聊天,分享茶和音乐。临走时我们在门前的小路上拍了一张合影,背景就是六和阿雅的房子。后来六向阿雅说了句什么,阿雅进屋,她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瓶味噌辣酱,这是他们自己做的。现在他们把它送给了我,我带回来之后吃了很久,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想起,这是六自己做的辣酱。

很久之后,这样的一次乡间访友还让我时常想起,似乎这访友的过程,有着些许“从前人”的意思。“从前人”是什么意思呢,大概是一种相处方式吧,人与人,人与自然,都跟现在有些不一样;以及六说的一句话,“生活就是我的工作”,让人想起,生活原本可能是很简单的,而很多时候,我们把它过得复杂了。



欧阳修著有一首《渔家傲》词,描写人们洗香草水、饮雄黄酒、食五丝粽以祛邪祈福的端午习俗及闲适意境,开头第一句就是:“五月榴花妖艳烘”。寥寥几字,看似寻常,却令人蓦然感觉到榴花扑面而来的炽烈气息和火一般的夏日。

中国花历以当令花卉定岁时,农历五月别称“榴月”,可见石榴花在仲夏时节怒放的盛况空前。

晋·张华《博物志》记载,汉张騫出使西域时,从安石国带回榴种,种在长安上林苑和骊山脚下,又名安石榴,自此在华夏各地繁衍不息。

石榴花有丹红、桃红、橙黄、淡白等品种,尤以丹红居多;果实饱满,果籽粒粒晶莹如玛瑙,酸甜多汁。因花色丰富和果实多子多福的象征,一向被老祖宗们视为吉祥物,备受推崇。自古以来,各类瓷器、扇面、画卷上常常绘有石榴的精美图案,宋代《榴枝黄鸟图》、清康熙五月石榴花瓷杯等珍品,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历代文人雅客为之风华所倾倒,写下众多惊艳清绝的诗篇。“垂杨影里残红。甚匆匆。只有榴花、全不怨东风。暮雨急。晓鸦湿。绿玲珑。比似茜裙初染、一般同。”宋代刘铉的这首《石榴》,更是道出了榴花不争春,在百花褪尽之后翩然而至,风雨不掩芳菲的姿态。

花与美人,总是相映成趣。人们从石榴花中提取红色颜料,染制布匹,裁剪成闺中女儿青昧的红裙,“石榴裙”的称谓由此而来。女儿们除了用石榴果实来代替胭脂上妆,还常常俏皮地在发髻上簪榴花,杜牧就有“一朵佳人玉钗上,只疑烧却翠云鬟”的诗句。

我想,若为古代女子,夏天最美妙的莫过于:摇桃花小扇,着石榴红裙,倚在石榴树下,浅笑如花吧?

安石榴适宜在我国中部温带季风性气候区域栽种。海南属于热带气候,本地

榴花开欲然

广泛种植的是番石榴,极少见到安石榴花树的曼妙身影。

前几年初夏时,花市上有售盆栽的小安石榴花。为了能真实一睹诗人和画家们作品里那些迷人的摇曳生香,我便带回一株养在阳台上。

孔雀蓝的陶盆里,伸展着一丛柔柔弱弱的枝丫,叶子细而狭长,整株高不到一米,一副娇怯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盛开的安石榴花显得分外妖娆,姿态却是低的,像小红灯笼般低低地往下垂。于我而言,守候花开果成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——平淡疲惫的生活之陌野,需要几分浪漫的遇见。

先是浅绿的枝蔓顶端,参差挂着几个红葫芦似的椭圆花苞,像拇指姑娘一样可爱。然后不经意间,鼓鼓的尾巴就炸开了,一截轻薄如蝉翼、柔软如丝绸的红裙显露出来,小小的一团,很精致,自由地轻卷或微翘着。裙摆之上,花苞依然曲线玲珑,仿佛淑女窈窕婀娜的身姿。这个阶段风情初现,恰恰是白居易所描绘的“翦碎红绡却作团”“风袅舞腰香不尽”。

渐渐地,东风催,长长的花苞向上缩短成一把撑开小伞状的花蒂,裙摆层层叠叠地舒展开来,繁复华美,像出嫁新娘穿着的公主裙,红似焰,灿若霞,妩媚活泼又有些桀骜不驯,微微凌乱中极尽张扬,迸发出热忱的生命能量。一树灼灼其华。此时就是苏轼笔下的“榴花开欲然”。

苏轼还说“石榴有正色”。这是一种不失端庄优雅的红朱色系,细腻而浓郁,纯粹而绚丽,如醇酒般使人陶醉,似朝阳赋予人愉悦向上的希望。

仔细观看感触,我发觉一个“艳”字不足以形容它。它的“艳”并不俗气,也不夸张,艳中蕴含着“贵与雅”“刚兼柔”,有着脱俗出尘的风骨,既惹人怜爱,又倔强自立。在盛夏的酷暑里,不将就,不畏惧,选择点燃激情,勇敢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看着它,唇角总不自觉地上扬。这小小的身

影,不正是人间烟火的跌宕里用尽洪荒之力的绽放么?

在花开烂漫之后,花伞会慢慢往下收拢,变成圆圆的红绣球,笼罩住花裙开始孕育果实。可能是因为盆栽的原因,多个花球之中,只有二三个幸运儿修成正果,其他的都在半球半裙的中途枯然而落了。

当红石榴果儿压枝低,已然是雁南归的初秋时节。那小果儿就如孩童玩的弹珠一般大,红晕淡染中透着一点青绿,胖嘟嘟的,还带着鱼尾似的花萼。这个时候,像是带着婴儿肥的小美人微醺的容颜。

物以稀为贵。我整日里小心翼翼地,像看守珍宝的侍从,左瞅瞅右瞧瞧,都不舍得触碰一下,生怕这果儿受了惊就从枝头掉下来。一旦遇上雨急风骤,赶紧麻溜儿抱回屋里侍候,只恨不能抱着入睡。

民间流传着苏东坡关于石榴果儿的一个故事:

一年中秋夜,苏东坡和苏小妹(民间传说中苏东坡的妹妹,但史料里没有关于苏东坡妹妹的记载)在花园饮酒赏月。下酒菜中有一碟切开的咸鸭蛋,苏小妹便指着咸蛋出上一联,要哥哥对下联:剖开丹两叶,内含黄金白玉。

物本普通,用词形容却优美华丽。苏东坡一时难住了,左思右想找不到恰当物品可对。此时正巧侍女端来一盘石榴,苏东坡剖开一个,灵感一动,下联应手而得:打破罐一只,中藏玛瑙珍珠。

我和我的果儿相看两不厌,是决不会去“打破罐一只”的,待到果熟蒂落时,我还巴巴儿地去捡起来,放在桌上或是书架上,继续看着守着。一直到起皱枯黄,才恋恋地舍弃。

春华秋实,就这样在彼此的守望和陪伴里如诗一般韵味悠长。我常常想着,那勇敢热情的石榴红——中国红,不正是我们所要拥有的生命底色么?



凉粉和夏云

着几条白亮晶莹的凉粉了,如是几回,一会儿,堆了大半碗。老人倒入醋、调好的蒜汁、芝麻油、荆菜叶,拌一下就好了。尤其荆菜叶的搭配,晶莹的白,荆菜的绿,简直是艺术品一样。荆菜是老人自己种的一盆,带在车上,现吃现摘,新鲜得很。

老人做好凉粉,就在他的小马扎上,拖着腮,盯着西边的天空。老人的凉粉摊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,吃凉粉的人都是端着碗站在凉粉车边吃。我好奇于老人的凝神专注,在他旁边蹲下,顺着他的目光往西边看,竟是一个天大的发现。这一惊,可不小,我忙着指给先生看,忘记了手中高端的凉粉,豁朗一下,摔在了地上。

碗结实,没摔碎,凉粉不结实,却还是晶莹剔透。老人已帮我捡起了碗,明明是我的错,他却向我道歉,“没事儿没事儿,是云让你滑了手,我再赔你一碗。”说着,他拿出一个干净的白底蓝花碗。老人的语气不但没有一丝懊恼,还隐隐透着得意和快乐。

老人凝神托腮盯的是云,夏日傍晚的云。明炽的阳光一点一点淡下去,到了傍晚,像一个毛躁而处处露着锋芒的人,慢慢在世事里修炼成一种柔和平静的状态,这便是晚霞了。晚霞美,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,那是以云为背景,由云的波诡奇崛衬托出来的。古人说,夏云多奇峰。云越变幻多姿,越显得晚霞的柔和沉静。

■ 耿菊菊

老人的生意稀稀疏疏,这边客流量少,问他何不去对面车站那边,他悠然地说,那边嘛,闹得很,我还得看云呢。那不屑的语气,仿佛看云才是正事。

我端着新的一碗凉粉蹲在老人旁边,一边吃,一边看云,赞叹着云上的奇异世界。老人因此对我有了好感,非让出小马扎让我坐,让来让去,都不肯坐,干脆都蹲着看云。

老人寡言木讷,但说起云的事口若悬河,滔滔不绝。有一回,他老伴也在,是简洁利落讲究的老妇人,鬓边还戴着一朵洁白芳香的新鲜栀子花,很是灵动清雅。那一天,老人车上带着好几个小马扎,仰头看云的人,他都会热切地递上一个,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。老人的老伴崇拜地看着老人滔滔不绝地讲云的前世今生,老人比往常更是意气风发。

我们都听得入迷,忘记了时间,等跑到车站的时候,发车时间过了五分钟,车却还没有走。班车的大姐一把把我拉上车,抱怨说,就等你了。一车的人都不耐烦地望着我,我不住地低头鞠躬道歉。好几个人说,去哪了,也不看看时间。我只好解释,就在对面看云,看得入迷了。车中好多人笑起来,有不屑,也有理解,年轻人嘛。不过,大家纷纷往车窗外的天空看,惊奇的,赞叹的,仿佛才知道纷乱的生活之外竟有这样一个云天浩渺的世界。

2023年7月16日 星期日

值班主任: 岳崑 主编: 杨道 美编: 陈海冰 检校: 李彪 邱才然

海南日报

诗路花语

试题东坡笠展图

■ 周济夫

画作新图野眼还,访黎遗事久宣传。东坡真趣何从识,正在寥寥笔墨间。

笠履诸图此最亲,泥汙归路摄衣痕。何须忽显轩昂态,岂立朝堂说论尊。

中原音信隔鲸波,僇耳书生过往多。相与意诚通鹤舌,遨游但喜月婆娑。

得失凭谁问退之,此心安处即宜兹。一身笠笠郎当甚,惹得乡人带笑窥。

海口打卡骑楼老街

■ 赵小天

波涛涌处话沧桑,穿越百年风雨忙。水巷口边烟火密,骑楼摇曳老时光。

凤凰花开

■ 朱美花

独自走在这条寂静的小路上
片片嫣红如无数的语文、数学、物理纷飞落去
抛开昨日
那些汗滴早已盐化结晶
翻篇的画面,似无情却又深情地将我拥抱
母亲的白发,父亲的胡须,在数字幻化为缤纷烟花时红了眼
风吹过满树红掌,飘零燃烧着我年轻的肉身
那些传说中的花开花落几度让我梦回大唐
也许,我错过了一些花香的季节
可你,仍然如此温柔眷恋如初
我抚摸着12年的曾经
弯腰将你的一片红唇夹入笔记
备注上注明:
涅槃重生之日
便是我金榜题名之时

温暖

■尹文阁

夕阳,给沙河铺上锦绫
晚霞每天重复它的落幕,平常如碗碟
炊烟盛开缕缕间
它们的关系悬而未决
掠过一竿子灰喜鹊
坐在枝头上演奏
——尘世未遮蔽的喜悦或重逢
它们的练习曲具有黄金和雨珠的特质
在树梢上,漾起一阵阵明亮的波纹
树叶如絮语
啄木鸟铮铮敲打
树影里的寂寞,或时光
沙河,无所忌惮
执着地冲刷着河堤和往事
左岸一块墓碑,兀立
蒿草惊慌地把它接进自己的怀里
而柏树站在那里,一声不吭
像一个裹着泪珠的词
倏尔,几朵乌云飘来抓住
可捅破的立意
——几颗星子成了漏网之鱼
被降下来的暮色
摁在水里,波澜不惊

在心里种花

■ 曾洁

喜爱夏的葱翠
院子里升腾的新绿,在眼睛里拔节长高
还给每一株嫩芽
起了和夏相同的名字,心醉于夏天
绽放盈盈笑意的花儿
在心里种花,人生才不会荒芜
像眼里燃烧的火焰呀,刹那就融化了料峭春寒,照亮了心间
枝头的鸟儿,欢快放歌
无法言说的就留给岁月去轻描淡写
心是晴朗的,人生就没有雨天
这一刻,把自己放任在这一片乡愁里
与风雨一起,踏进可爱的家乡

